

西学读解集

王逢振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学者评论家近作文丛



学者评论家近作文丛

西学读解集

王逢振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学者评论家近作文丛

西学读解集

王逢振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河北天鹿印刷事务所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11.5印张 263千字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定价:17.30元

ISBN 7-5434-3369-9/I·406

前 言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生物学证明：近亲繁殖退化，良种杂交茁壮。

历史演化表明：立足于世界之民族，无一不与他民族发生联系；闭关锁国导致停滞，不进则退，最终导致落后；兼收并蓄，取长补短，则会导致繁荣昌盛。

纵观中华数千年历史，每当与外交往频繁，多是国强民安之时。汉朝通西域，一度兴旺发达；唐朝广交印度及中亚诸国，遂形成大唐文化。国外亦是如此。美国大量移民，吸纳全世界优秀人才和文化成果，短短二百年便成世界最强之国。因此，改革开放，沟通世界，对外交流，实是强国富民之正路。

文化与物质生产相辅相成。社会经济方式决定文化建构，文化又影响社会经济之运作。了解外国文化诸方面的发展和现状，必有助于我国的整个文化事业乃至经济建设。

科技发展使世界缩小，高速度建立了“地球村”，国际互联网络密切了各国各民族的联系。经济一体化、区域化、全球化正迅速扩展，跨国资本主义正在向世界各个角落渗透。鉴于

此，我们必须放眼世界；闭目塞耳，就不可能应对二十一世纪的挑战。

本人近年来侧重于西学中批评理论研究，写了一些读解当代西学的文章。虽多系综合述评，自信尚有一些参考价值。故将相关部分选出，分类串联，汇集于此。真诚期望广大读者批评、共勉。

王逢振

1997 年初夏于北京劲松青藤小屋

目 录

前 言	1
一 民族·社会·文化	1
民族、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化	3
全球化和文化同一性	15
文化交流中的文化同一性	23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一个悖论	36
关于西方计算机时代与文学批评理论的联想	43
二 话语理论	61
米歇尔·福柯	63
——基本观点述评	
什么是“Discourse”？	81
关于美国的“少数话语”理论	94
三 后现代主义	107
也谈后现代主义	109
后现代时期的第三世界作家	134
詹姆逊论后现代主义的新作：《时间的种子》	150

	马歇尔·麦克鲁汉：一个不容忽视的批评家	159
四	西方马克思主义	173
	杰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175
	伊格尔顿和詹姆逊：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新发展	188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与中国文化	204
五	女权主义	211
	女权主义、妇女和女性	213
	妇女写作和女性批评家	221
	妇女自己的文学	229
	既非妖女，亦非天使	
	——略论美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	237
	女权主义批评数面观	254
六	批评理论	269
	什么是“批评理论”？	271
	当代美国文学批评概略	279
	现实生活与文学叙述	291
	现象学与美学	311
	对风格的理论思考：“风格意志”	317
	《批评的解剖》：弗莱的文学观和批评观	336
	阐释的思维：“看”与“读”的联系	347

一 民族 · 社会 · 文化

民族、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化

第三世界文学和文化批评的理论和实践，近年来在美国开始兴起。八十年代中期，一些批评家和理论家，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综合文学和文化界的一些现象，明确提出了第三世界文化理论。此后，这种理论在一些年轻学者中间传播，并在第三世界国家移民学者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通过日益发展的国际文化交流，尤其是移民学者与原来国家的密切联系，这种理论也开始为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注意。因此可以说它正在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

这种情况之所以在非第三世界的美国出现，很可能与它是移民国家有关。众所周知，非洲黑人通过奴隶买卖被强行运到那里，亚洲移民（最早是华人）通过劳工契约的方式被运到那里，后来又有大批拉丁美洲的移民定居美国。这些移民不仅把自己的民族文化带到美国，而且由于与本国的种种联系也把美国文化的影响传回本国。这种文化的相互影响，产生了一批研究国别文化的学者。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发展，跨国公司或跨国资本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跨国文化的研究。尤其六十年代以

后，新派理论使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日渐兴盛，为第三世界文化理论的提出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一批研究第三世界文化学者的成就，在学术界甚至引起这样的惊呼：必须重视第三世界文化的挑战。

大体上讲，当前美国关于第三世界文学和文化的研究包括下述一些方面：以第三世界文学和文化为对象进行研究，如拉美文学、非洲黑人文学、东亚文学，等等；以美国作家写第三世界的作品为对象进行研究，大多数是不同国家的移民文学；从意识形态和哲学观念上进行研究，如民族主义、东方主义、孔子学说，等等；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的比较研究，如比较文学；妇女研究，包括女权主义、妇女文学形象、妇女电影的原型等；批评理论研究，主要指理论翻译和相互影响，也就是爱德华·赛义德所说的“旅行的理论”问题。

本文不可能对上述问题全面论述。这里只想就其中一点——民族性问题——略作说明。必须指出，其中的基本观点不是我的独创，而是对美国一些研究的概括。

（一）

当前的世界是一个充满民族自豪感的世界，一个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世界。有些国家为世界争端而发生战争，有些国家的政党不论分歧多大也会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与此同时，文学研究学科的基础——语文学传统，也首先在思想上以民族观念表现出来。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在文学批评中无处

不在，但以前很少意识到或很少明确地得到表达。

在欧洲和美国，对民族主义成功的文学描写，大部分是浪漫主义的。这是早期的情况。当时，国家的形成是欧洲最关心的问题，关于殖民主义、世界大战和法西斯的痛苦经验还不曾出现，还不曾使人们对民族主义的“英雄叙事”（爱德华·赛义德语）感到失望。但在今天的世界上，不论从美学方面还是从社会学方面，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到民族主义情绪。

于是出现了所谓的“民族的神话”。这个术语具有多种涵义。“神话”可以说是歪曲或谎言，可以说是传说或口头叙述的传统，可以说是文学本身，也可以说是习俗——所有这些涵义，在现代政治文化的写作中，都会于不同时刻表现出来。如果给它下个包容性的定义，或许可以援用马林诺夫斯基的说法：“神话可以说是现今社会的凭照；它提供一种关于道德价值、社会秩序和神秘信仰的追溯性的模式，其作用是通过追溯一种更高、更好、更神奇的原始事件的现实，强化传统并使传统获得一种更大的价值和更高的声望。”^①

至于“民族”（nation）一词，它既由历史来限定，同时也是一般意义上的一个词。这里作为一个术语，它既指国家，也指一些古老而模糊的含义，如地域、社区、住地、家族、亲属关系等。民族主义者常常掩盖这种区分，他们极力把自己的国家定于遥如太古而“无法追忆的过去”，从而使其任意性不可能受到怀疑。英国文化史家雷蒙德·威廉斯在评论区分这些含

① 转引自彼得·沃斯基《第三世界》，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5页。

义的必要性时指出：“从根本上说，‘民族’作为一个术语与出生地相关。我们出生在一些关系之中，这些关系非常独特地固定于一个地方。这种最初的、‘可确定位置’的关系形式，在人和自然方面都非常重要。然而从那种形式跳到现代国家，则完全是人为的现象。”^① 这种对“民族—国家主义”的渴望，战后时期在欧洲批评家中间非常普遍，他们或者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传统，或者遵循自由主义的“爱国主义”传统。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民族主义表现最突出的还是第三世界的小说。在这些小说里，“民族”和“民族主义”的运用都非常明显。这里“运用”不仅应该理解为个人意义上的运用，即民族是“住地”、“边界”和“义务”的某种比喻；而且还应该理解为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小说的“社会性”运用。当然，现在常常无法区分这两种不同意义的运用。

“民族的神话”有些人人为的含混。它并非只指民族是虚构的，根本没有“科学的”方法来确定各民族共有的东西。它也不局限于当代政治生活中人为性的后果——即各个政府发明一些传统，使某种过渡性的政治形式显得永恒而稳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社会学和史学对民族主义的研究并不突出，但在文化研究中，尤其对想像文学的研究中，许多方面都有助于理解后殖民世界的民族中心性。当然，“民族文学”或“文学中的民族主义”并非什么不寻常的主题。但除了最近

^① 参见雷蒙德·威廉斯《2000年》，纽约，1983年版。

一些运用文学理论的社会学著作之外，很少有人把民族性作为一种想像的事物来讨论。不过，这种忽视民族性的情况，在第三世界的文学中要少得多。

本来美国文学中忽视民族性的状况最甚，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亚洲和拉丁美洲向美国的大量移民，这种状况逐渐发生了变化。戈登·刘易斯甚至称这种移民是“一种翻过来的殖民主义”——一个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种新的民族文化的过程。此外，亚非拉反殖民主义斗争的胜利，也迫使人们注意第三世界的观点，并逐步把这种观点融入第一世界的文化。正如英籍印度作家萨尔曼·拉什迪所说，在这样一种情境当中，英语“不再是一种英国的语言，它现在从多种基础上发展；那些受英语殖民统治的人，正为自己在语言当中划分出大片的领土”^①。这种情况不仅使美国生活中的多种文化力量重视域外的作家、作品，而且也使它们更注意本国的多元文化现象。智利流亡作家、杜克大学教授艾利尔·多夫曼指出：“一个国家若想了解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考察它对其经济和军事统治区输出的神话和流行的象征”^②。而最持久的神话之一便是“民族的神话”。

（二）

近二、三十年来，美国对民族主义的研究日渐增多，这反

① 《伦敦时报》1982年7月3日第8版。

② 艾利尔·多夫曼《帝国的旧装》，纽约，1983年版，第9页。

映出它在人们的思想里久留不去，甚至带有某种氛围的特征。但是，在文化研究里，“民族”常常潜伏在“传统”、“民俗”和“社区”这类术语的后面，模糊了本来的面目。

十八世纪晚期和十九世纪初期，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与想象文学的形式和主题密不可分。一方面，现代民族主义的政治任务引导着文学的进程，它通过“民间人物”和“民族语言”的浪漫主义概念，把文学导向独特的“民族文学”。另一方面，通过创造“民族的印刷媒介”——报纸和小说，文学也参与“民族——国家”的形成。随着十九世纪对民族性的崇拜，小说变成了把民族限定为“想象的社区”的关键因素。

在追溯文学与民族之间的这些联系时，有些理解引起了关于政治概念本身的虚构性质。例如，二十年代秘鲁民族主义散文家卡洛斯·何塞·马里亚蒂盖在谈及小说对民族思想的要求时写道：“民族……是一种抽象，一种寓言，一种神话，它能够科学地加以限定的现实并不一致。”^①在他看来，种族、地理、传统、语言、以及它们的某种结合，最终都不足以决定民族的本质。然而，人们为民族而战斗，为民族而牺牲，并按照民族的信念写出小说等文学作品。因此，有些人便强调民族形成过程中“创造性”的一面，指出枯燥的政治事实在文化上的重要意义：“民族主义不是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民族主义在

^① 卡洛斯·何塞·马里亚蒂盖《七篇关于秘鲁现实的解释文章》，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187页。

民族不存在的地方创造民族。”^①

“民族是创造出来的”这种看法，在西方战后的研究热潮中得到广泛承认。例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论“传统创造”的著作，就间接地采用了这种看法：“十分明显，大量的政治机构、意识形态运动和团体——在民族主义当中非常重要——都是史无前例的，因此甚至历史的连续性也不得不创造出来，例如通过以半虚构……或半伪造的方式……创造一种古老的过去，超越实际的历史连续性。同样明显的是，全新的象征和方法已经出现，例如国歌，……国旗，……或者以象征或形象体现‘民族’……。”^②

与霍布斯鲍姆的例子相对应，在欧洲的民族创造当中，文学的神话也进行了参与——主要通过伴随欧洲各国国语的兴起而出现的不同文类，以及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语文学家把文学分为各种民族文学。可以说，“民族”是想像性的构成，其存在依赖于一种文化虚构的方式，在这种虚构当中，想像的文学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文学是一致的，尤其与小说这种文学形式是一致的。

（三）

历史地看，正是小说伴随着民族的兴起，正是小说把一种

① 贝尼第科特·安德森《想像出来的社区》，伦敦，1983年版，第15页。

②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传统的创造》，剑桥，1983年版，第7页。

或多种民族生活客观化，模仿民族的结构，模仿一种界限清晰的语言和风格的混合。社会地看，小说加入报纸的行列，作为民族媒介的主要工具，帮助使语言标准化，促进读写能力，消除误解并加深相互间的理解。但是小说还有更多的作用。它的表现方式可以使人们想像“民族——国家”这个特殊的“社区”。用贝尼第科特·安德森的话说，小说描写“一个孤独的英雄通过一种固定的社会景象的运动，把小说内部的世界与外部的世界融合起来。传奇小说的范围——收容院、监狱、偏僻的农村、寺院、印第安人、黑人——仍然不是世界的范围。范围受到明确的限定。”^① 正是在小说里，先前陌生的语言在同一领域里互相接触，形成一种思想和风格的不稳定的混合；它们本身表现与先前截然不同的一些人，而这些人现在被迫为一种共同的生活来创造理论基础。巴赫金论小说的著作清楚地说明了小说的这一方面。但巴赫金认为，“不同的词语”在实际社会生活里有一种基础。在小说兴起的时代里，“世界变成了多种语言的混合，完全彻底，不可逆转。民族语言共存而又互相封闭隔绝的时期逐渐结束……语言在一种既定语言内的天真而顽固的共存性也逐渐结束——就是说，在地域方言、社会和职业用语与行话、文学语言、文学语言中的全称语言、语言中的时期等这些之间，不再有什么和平共处的局面。”^②

在巴赫金看来，如果小说倾向于对其他文类作滑稽模仿，

① 贝尼第科特·安德森《想像出来的社区》，伦敦，1983年版，第35页。

② 米哈伊尔·巴赫金《史诗与小说》，载马克尔·霍尔吉斯特和卡赫·爱默森合编的《对话的想像》，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13页。